

网络小说+爱情鸡汤

两人战争

网络小说 LIANGREN ZHANZHENG

+ 爱情鸡汤

金琥 著

在家人面前，我仍装作一个热恋中的女孩，快乐而充满自信。就寝时，门一关，电灯还没灭，我就开始无声地哭泣了。这种哭伤心快乐并且美丽。一个失恋女孩暂时的伤感，不是所有女孩都能体味的复杂滋味。

长夜里，我用一个问春的女孩子的“得闲”的心，把它深深体味。



网络小说 + 爱情鸡汤

两人战争

金琥 著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荣誉出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人战争/金琥著. -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
2000.9

(网络小说)

ISBN 7-228-05858-5

I. 两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3859 号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 830001
印 刷 湖南省长沙市文华印刷厂
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
开 本 850 × 1168 1/32
印 张 7
字 数 125 千字
插 页 3
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5 000
定 价 48.00 元(全套四册)

心灵原唱

在网上写点东西，就叫网络文学，这办法挺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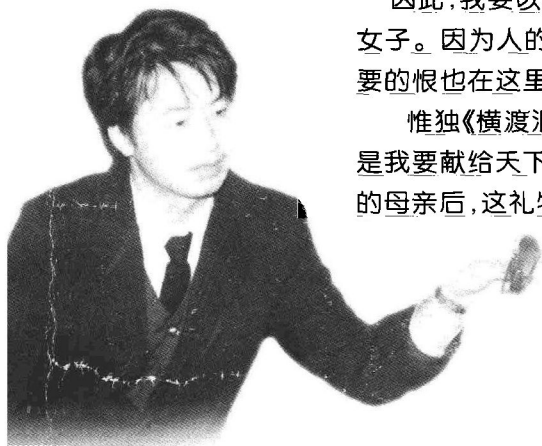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文学就是我的私生活。恐怕有一天，私生活里也包含着私生子。不过现在没有——我就爱这样无所顾忌地往下想。

我的私生活里充数着千百种爱情故事。与我恋过爱的女孩，不敢说有一个师，至少是上了团级编制的。她们遍布全国各地。中间没有一个跟我走进教堂，成为我的妻子。她们有的恨我，有的仍爱我。这就是爱过一场之后的两种结果。

今天，她们看到我的书，书上我的照片，不用想，心情是复杂的。当她们走进我的书里时，原谅我要把她们带回到故去的岁月。其实，像张艺谋的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，她们，我一个也没有丢。她们全活在我的心里。

因此，我要以此书，献给所有滚滚红尘中的年轻女子。因为人的一生中，最主要的爱在这里，最主要的恨也在这里。

惟独《横渡泪水》不能算做送给她们的礼物，那是我献给天下的母亲们的。当然，等她们做了人的母亲后，这礼物归她们，那是自不待言的。





目录

1 两人战争

82 街上的女孩

178 红喜



两人战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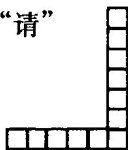


1

上 篇

我被同事叫到刑侦队办公室接一个同学的电话，她大约是邀我晚上到夜总会去潇洒。早几天我介绍同事帮她办理身份证。同事对她有好感，就办了个一式三张，一张留给家人去银行邮局取钱，一张供她出差，还有一张以备丢失之虞。

生意场上的女子，事后就许了请我之诺，迟迟不肯自己出钱，今天一定是找着了“替死”的男人，她好借“钱”献“佛”。为此事我正恨我那以权谋私的同事。她却再次插科打诨来“请”



我，真是没趣。

走进办公室，老干警何力强正跟一个大个子男孩在谈话。何力强大概以前就认识这男孩，称兄道弟，说：“阳弟，你到处‘发财’，可别把从前的哥儿们忘记了。”

男孩的声音很悦耳，他说：“强哥，闲话少叙，言归正传。此时此刻，你跟我闲扯这些，无非是想套套我的口风，察看我的颜色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您别白费功夫，我晚上从不出门。”

男孩长得英挺潇洒，坐在他身边的一个是同事李煜，一个是张建明。

没有再谈的兴趣了。他们都站起来。男孩真是高大，比我的三个同事更像正人君子。何力强说：“走，去他住的地方看看。”

我一直目送他们钻进吉普车，开走后，才醒过神来。话筒还贴在耳边，里面是急促不停的“嘟嘟”声，我只记得我开始对她说的一声“喂”，其余的一句都不清楚了。

回到办公桌边，面对结案卷宗，再无心思动笔了。我在盼望三个同事快点回来，并希望他们此行扑空……

一个小时后，三个同事回来了，一人拿着几本文学期刊，表情当然是无功而返的。我心里一块无形的石头落地了，脸上泛出欢快的笑容。

这时何力强没头没脑地命令李煜、张建明说：“这里只有她爱啃。就都给她啃个痛快吧。”然后对我正色道：“你得给我

读出他的潜意识，读出一点线索来！”说完，三个人把手中的刊物一齐朝我桌上丢来，埋没了卷宗，桌子上立马构起一座小山。

我说：“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何力强说：“你专拣里面‘阿阳’写的看。阿阳就是我们刚才谈话的那个人，真名苏阿阳，笔名阿阳。我们去他屋里，什么也没寻着，他倒客气地送给我们这么些书。我们哪有时间看书？也许是那小子讽刺我们，他就爱耍这些小聪明，嫌咱们不懂文学。”然后老何莫名其妙而又自相矛盾地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小子，两年不见，真当了个作家。两年前，他差点撞在我手里，那时我做梦都想挽救他，不想他自己变好了。”

我把这些刊物背到家里，如饥似渴地读起来。越看越激动，梦想和他重逢……

我已是二十四岁的大姑娘了。警服只衬托了外表的威严，内心是颇含柔情的。我渴望嫁一个我真正爱的人。李煜虽好，然而我对他没有那种蠢蠢欲动的感觉。那不是的，永远也不是的。而这个被我们怀疑的男孩，阿阳，一下子就攫取了我初步的柔情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年轻的女警官，破案里手，解剖起自己的感情来，却是茫然而无知的。

父亲是电力公司的一个老工人，业已退休；母亲是医生，每天兴致勃勃地上班，叽叽喳喳地和同事们为一件毛衣、一双皮鞋乃至丈夫、房子、存款攀比个没完。虚张声势，家里没钱，硬说有三万元存款，博得同事不敢小视以至敬重。母亲就是



如此浮夸，换得整天乐哈哈的心情和脸面，她甚至还吹牛说，女儿的男朋友一表人才，是个小富翁，她和丈夫养老有靠。令她的同事很羡慕，纷纷夸她好福气，并让她主持“家常聚会”。母亲很高兴很快活，但心里到底为连女婿的影子也没有看到而着急，天天催我找朋友。然后建议我跟对门余老师学跳舞。

醉翁之意不在酒。他们是想让我也模仿余老师的女儿余艳，嫁个富翁，年轻人为了钱嫁给老头也在所不惜。我是个有着远大理想的年轻警官，岂能像余艳一样轻易做富翁的宠物呢？父母天天催我早起，跟余老师到体育中心学舞。我只是不理。照样一觉睡到七点半，然后上班。到了派出所，我几乎是雷厉风行的。一下班，脱下警服，换上时装，就是个慵懶而苦闷的女孩，多情而脆弱。我的知音，你在哪里？

富人穷三年脱不了富气，穷人富三年脱不了穷气。余老师就是这种人。严格地说，他是不学无术的。跳舞，他晓得跳什么鬼舞？“文革”时，他学了些刚硬如铁的“革命”舞，并靠此混进了一家单位的宣传部门，以食一技之长。余艳是死不会念书的。余老师就把那点“革命”舞技传授给女儿。

“革命”舞在今天哪有半点前途？苦闷之际，正好拉丁舞传入中国。舞厅里流行，还可参加表演大赛，夺得名次可以出名。比赛时，女选手如果穿个三点式，至少可以夺个最佳服装奖。可见此舞在夜总会等娱乐场所表演也必定大受欢迎的。正好投机。

余老师便命余艳去广州学，刚学到点皮毛，就急匆匆赶回

来参加表演比赛。和余艳搭手的男选手是个猎艳老手，余老师防范不及，余艳就吃了哑巴亏！在一家夜总会表演时，台下坐着一个新离了婚的大款，见余艳面若桃花，身体性感，来了追逐之心。一经接触，双方发现彼此都有自己倾心已久的东西。于是婚姻拍板。大款迁徙财产。余老师家一夜之间富丽堂皇。大款珍惜这最后的温柔，不惜倒插门，并厚起脸皮叫本应称兄弟的余老师做爸爸。余老师从此腰挺直了，并露出财大气粗之相。

这对我那爱攀比的父母既是一个诱惑又是一个伤害！父亲便夜间磨牙一样磨我去跟余老师学舞。因为余老师还有一技之长，便是做媒。鸳鸯满天下，走到街上，许多年轻夫妇对他点头哈腰，因为他撮合的！这令父母也很羡慕，经常叨唠余老师夫妇有本事，酬谢的皮鞋都堆满了一屋子，到死都穿不完！

自从余老师有了兄弟般的女婿后，沾其光芒，步入上流社会。许多离了婚的大款们都想效法其女婿，娶个如花似玉的小老婆，玩于手掌，携之出入也很光彩，纷纷拜托余老师做媒，或者问他还有女儿没有？余老师摇着头笑着说，女儿再没有了，但做媒的事好说，并吹牛说他搞文艺出身，又曾在宣传部门工作多年，手上美丽的女孩多的是。若真是比美，那边余艳岂是我对手？大家心里清楚得很。所以余老师受了大款们之托后，也在暗暗打我的主意。我父母当然是求之不得的，也暗地拜托了。闻有风声，说是余老师给一个大款介绍了我的情

况,大款很是满意,说老婆是个警官,将来的生活多层保险!真是蛤蟆美梦!

余老师居安思危的思想一点也没有改变,不想坐吃女婿血本,念着父女俩的一技之长,早晨到体育中心教拉丁舞。女儿做了富人之妻后,比赛表演均被禁止。为早晨能和女儿出来教舞,余老师做了女婿很多工作,据理力争,说当初这舞是花了钱从广州学回的,如今不用岂不浪费了?再说早上活动活动,也是一种锻炼啊。大款女婿见岳父说得白沫四溅,口里冒烟,就饶了他们,同意了。

于是余老师就提着录音机携女早起教舞,在体育中心广场边摆个地摊,录音机开得山响,父女搭手,风情万种。

6

我是多么渴望见到阿阳。但不知他住在哪里,在何处工作。有心偷看何力强他们三人和阿阳的谈话记录呢,喜欢着我的李煜是多么敏感,怀疑上了我的意图,并吓我说阿阳是个危险人物,结识他没有好处。心理被人窥透,是多么惊恐!虽然嘴里驳斥了李煜,骂他是神经病。

李煜坏了我的好事,我就不放过一切能遇到阿阳的机会。那个热爱生命的阿阳,早晨会放过美丽而披满朝阳的体育中心么?我决定明早去那里寻他,就嘱咐每天凌晨六时要准时上卫生间唱痔疮咏叹调的父亲叫醒我,并美丽地欺骗,说我愿意跟余老师学舞了。父母心里乐开了花,但嘴上尽量装出平静的关切之语。父亲到底按捺不住,找个借口闪到余老师家,诡秘地通报了情况。两边都很兴奋,并充满希望。

长期睡懒觉把我睡坏了，以至我迎着清晨六点的晨风朝体育中心跑进时，是多么后悔。人生短暂，我竟长期错过了这种晨练的美妙享受。

夏天的清晨，天高云淡。红日冒在东天，在城市的齿隙间躲闪，它好红好静好温柔，如一颗红色的钮扣，把天体衬得如一件硕大无朋的时装，淡蓝色，舒适宜人，馥郁芬芳。

围着体育场漫长的跑道跑了一圈，不见那个亲切而高大的影子。跑道上有很多人，青年人跑步，老年人练功，小孩却跟父母在清新的空气里“风”着，跟清晨一起快乐着。

我很失望。太阳徐徐地升起来，天空越来越炽白，清晨美妙的意境顿时全失。心情也跟着越来越坏。这是一个有着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美称的城市。每个人的心情都会随着清晨的消失而越来越烦。

停止跑步，心里想着阿阳你到底在哪里？我坚信今早你一定在这一带锻炼的！阿阳，难道你在观看余老师父女媚俗的舞技么？一想到余老师的地摊，我就感到一阵恶心。

但是四目所及，偏偏余老师教舞处人头攒动。我不得不走近那里，怀着最后的希望。

从人隙里，我分明看到了阿阳！他抱着手，靠着一堵乳白色的围墙静静地观看。

一阵兴奋。大步流星，朝他们靠近去。心里很惊喜！阿阳，你没有白费我这个早晨！但是心里随之而来的却是一阵怨恨。阿阳，文雅的你，何至于来观赏这个破拉丁舞？你在中篇

小说《湖心》里写芭蕾写得多么美妙！这对父女能赶得上其中的百分之一吗？你和我的心是相通的，你一定和我一样感到俗套、恶心……

当我汇入那股人潮时，我竟不由自主地模仿了阿阳，抱着手，站在人群里静观其技。今日中国，不懂艺术而靠艺术吃饭的人很多。余老师是其中之一。我决定从此不随我父母之流叫他做什么“余老师”了，“老师”在我心里是非常神圣的称呼，乱用不得，今后我得谨慎出口，就叫他“老余”吧，他惯于欺骗自己，所以听之仍是“老师”，一定不会生气，只当我有口齿不清之疾。

老余不懂拉丁舞，昨夜抱女儿佛脚，今早一见太阳就忘了。女儿在那边带动一群风骚的中年妇女走基本步，老余跑过去，问了几招，转回来面对时髦的中年男人们，仍以舞蹈专家的面孔出现，管它记得不记得统统硬着头皮往下讲。

对于老余舞技的好奇心，只用三秒钟我便满足了。躁动不安，不住扭头看那个英俊而高大的男孩，他今天穿着一件黑色圆领汗衫，一条咖啡色沙滩短裤，皮凉鞋，戴着一块漂亮的手表，普通职员打扮。但他的脸很白皙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留着军士短发，眉宇间一股逼人的英气。并且他有一双强壮有力的腿，露在短裤外面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。这样傻站着看整脚的舞技不是浪费时间么？我不由自主地向阿阳靠拢去。

他警惕地望过来，随后坦然而笑，悄声对我说：“你穿便衣

的时候,真漂亮!”

我高兴得情不自禁地笑了,潇洒地回他:“谢谢!你也是很令人动心的!”

“资本家对于自己的资本,总是清楚不过的。我很自信。你呢?”

“我也是。今早我是为你而来!”

“希望你们放过我,我真的是一个良民。我只希望你们保护我,不愿意看到你们为一起小小盗窃案老纠缠我没完。如今的警察破案还算投入,竟不惜牺牲色相。你们是在模仿美国女警官那一套吧,她们一筹莫展的时候,就主动跟罪犯头目睡觉,以获取线索和证据,上司往往很感动,也很遗憾,竟让罪犯先得了便宜。”

我一点也不生气,只是脸儿不自主地红了,劝告他说:“阿阳,这些精彩的小说语言你别在日常生活中乱用,多浪费——我今天为你而来,与案情没有一点关系!”

“你看过了我的小说?”他惊喜而认真且慌乱地说。我点点头。

他的脸立即变得像伤害过我一样惭愧,手放了下来,并搓着,说:“对不起,我误会了你!从此我会把你看成我至尊的读者!原谅我,上次去了一趟你们那儿,回来后我就疑心老重,告诫自己要好好保护自己。陌生之语和不明不白的攻击,我会像刺猬一样还击的。”

“你没有错。这是为人之道。”

“没有办法。我如果自己不关心自己，就再没有人会关心我了。”

我感到受了冤枉！我不正在关心你吗？心这么不平，嘴却温柔地说：“请不要只把我看成读者，把我看做好朋友吧？从此会有我来关心你的！”

他的眉毛高兴得跳动了一下，归于稳重，嘴却油滑地说：“好啊！有个公安战线的女朋友，今后我还愁谁欺负呢？”

我听着很舒服。但我说：“你这么大个男孩，谁敢欺负你呢？——不过，只要你不跟法律作对，谁欺负了你，我会拼力帮你的！”

“我讨厌这句话！我讲过我是良民，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犯法，请不要再怀疑的眼光看我！”

“对不起。你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都做好人，并且是好朋友，我从此会尽心来关心你，保护你的。”

他笑了，说：“那就谢谢你了！”这时他倒向我逼得更近了，咬着我耳朵说：“谢谢你！我猜，你八成是喜欢我了，不然不会出此疯话，当初我情窦初开之时，正是像你这样没头没脑地上去跟女孩表达。”

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语言真是带着明显的疯意。这倒不打紧，我喜欢他我就胆敢追求，我没有错。刺痛我的是他说他追女孩的时候，他追过许多女孩吗？情场老手了吗？我是在以羊投狼吗？阿阳，在你情窦初开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没有相遇？

可是我们相遇还只几分钟，我就对他又爱又恨。身旁的这个人，我喜欢他是毫无疑义的。他的本色的体香飘进我的鼻孔，我的肺叶是多么兴奋多么欢迎！但是脑袋此时怨恨他，指使泪水出来，并“垂帘听政”，我整个儿成了傀儡。不得不转过身去，看着远处高大的楼群，平静自己。正好一群美丽的鸽子从一栋楼顶上起飞，自由翱翔。眼睛跟了一会儿它们，我便忘记了不快。

这时阿阳也转过身来，伴我而立，闯进我的愁思，认真地安慰道：“其实，我何尝不觉得今晨是一个全新的早晨呢？我怕我惯坏自己，命令自己不要过早进入儿女情长。因为我任务重，时间紧，所以刚才开了一个拒绝的玩笑。我能拒绝你，但不能拒绝自己，所以马上后悔了。我告诉你我的真实思想，你今晨的突然袭击，令我心醉。”

我们相视一笑，心照不宣，快乐无比。怕乐极生悲，所以一同转过身来，再看老余父女教舞，以求平静。

这时人群围成了一个圈，学员已向四面散开，汇入人群。教学结束。老余要跟女儿一起搭手表演套路，以诱惑人群中犹豫不决的报名者。

他们跳伦巴。父女手牵手，摆好架式。老余跨上一步，力量通过手臂向女方播去，女方被操得一退，借力撒娇，拉着男方的手迎上来，朝男方的口就是一咬——抢吻！嘴和嘴刚要相碰，突然一转，朝右边去了。这个情调得好风骚！女方在右边摸摸屁股，扭扭腰，臀上的肉抖动了几下，男方这时又一操，

女方又借力相迎，如法炮制又调个情，然后前后左右，套路就如此而已。四周响起了掌声。这是一群趣味相投的人。

阿阳仍抱着手，这时他对我的态度是多么的亲切，笑着问我：“你说刚才那几个动作像什么？我们各自比喻一下。”

“像鲨鱼夺食。你的呢？”我也亲切地对他说。

“我竟跟你想的一模一样，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！”他朝我眨眨眼，快活地说：“不过我现在又想了一个，像牛尾巴赶蚊子。”

我们会心一笑。

这时我止不住问他：“你怎么会有兴趣看他们？”

阿阳说：“我了解他们，主要是了解他们的脸。别看他们一副镇静自如的样子，其实里面也是红的，红着呢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里面流着血呀。”

“阿阳，我好喜欢听你说话，你的话真精彩。”

“你心里这样藏不住秘密，是容易受欺骗的——幸亏你是遇到我！”

“我们坦诚以待，不是更好吗？”

“是的。但是我遭过许多人的暗算，总是心有余悸。遇到心不设防的人，我老要告诫他们一句。我们除外。我们坦诚以待吧，我们将是最快乐的人。”

我们又会意一笑。这时，教学已彻底结束了。看了一早晨热闹和过了一早晨舞瘾的人，纷纷退去，轻松了一个早晨，不